

论沃勒斯坦的社会科学观

侯怀银^{1 2} 张卓远²

(1.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太原 030006; 2.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太原 030006)

摘要: 沃勒斯坦社会科学观的发展经历了形成、确立和完善三个阶段, 在重现社会科学的演变历程及知识体系现状后, 沃勒斯坦表达了重塑社会科学、建立整体社会科学知识观的愿望。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历史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支撑下, 将“否思”批判和道德选择作为社会科学的价值追求。沃勒斯坦的社会科学观引起了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反思, 启发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正视社会科学知识的动态建构, 更新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范式, 重塑高等教育学术体系, 秉持研究者的责任自觉, 辩证对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关键词: 沃勒斯坦; 社会科学观; 现代世界体系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062(2020)01-0050-07

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是美国历史社会科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1958年—1971年任哥伦比亚社会学教授, 1971年—1976年在麦克吉尔大学任教, 1973年任非洲研究学会主席。1976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学院任教, 并担任布罗德代尔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后于耶鲁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学者。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分析为基础, 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 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因此, 有必要对其社会科学观进行深入的探究。

一 沃勒斯坦社会科学观的形成历程

(一) 形成阶段(1955年—1974年)

沃勒斯坦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哥伦比亚大学, 他在这里连续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而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师、副教授。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国际局势动荡不安, 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地运动如火如荼, 西方社会内部也在1968年经历了以知识分子工人为代表, 反抗资本主义社会体制、要求真正平等的运动。这场“新左派”运动很快在欧洲各国和美

国传播开来, 当时的沃勒斯坦支持起义学生, 并且参与其中。这场运动对沃勒斯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使他感受到了社会中充斥着不平等、悖论和剥削, 他曾多次指出, 这场革命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深层危机, 它的影响甚至大于两次世界大战^{[1]98}, 并且意味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终结。

在沃勒斯坦看来, 二战后国际舞台主要的政治斗争并不是代表西方“自由世界”的美国与代表“共产主义世界”的苏联之间的冷战, 而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沃勒斯坦所谓的中心与外围的斗争^{[2]51}。20世纪60年代, 众多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亚非独立会议召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发达国家开始重视西方中心以外的政治局势。因此, 沃勒斯坦将注意转向了非洲和印度等国家, 在结识了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后, 他非常敬佩法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被排挤群体发声的行为, 认为法农的这种远见和主张不仅是正义的, 更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

在法农的影响下, 沃勒斯坦选择对非洲运动做

【收稿日期】 2018-08-19

【作者简介】 侯怀银(1963-), 男, 山西平遥人,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

张卓远(1987-), 女, 山西晋中人,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哲学。

实地的考察,在获得“福特非洲合作基金”后,他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非洲研究,并于1973年成为非洲研究协会的主席。在非洲考察期间,非洲独立运动、殖民地民族觉醒的力量和国家间的不平等深深震撼着沃勒斯坦,也对他原有的知识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他开始反对抽象的经验主义和僵化的宏大理论,认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立足于人类社会,从事有利于人类社会公平和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

沃勒斯坦在研究非洲问题时总结到,首先,对非洲的研究不能抛弃殖民地的历史,同时应当在整个世界环境中研究非洲问题,非洲的问题及边缘地位并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的;其次,虽然资本主义垄断了世界体系,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以全人类平等为目标,进行研究,这种声音、观点和要求不仅是合法的,同时还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最后,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影响下,沃勒斯坦尝试通过扩大研究领域和长时段方法来研究非洲问题。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非洲研究对沃勒斯坦实际研究层面、研究的道德选择及责任、认识论与研究方法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他的社会科学观也逐步形成。

(二) 确立阶段(1974年—1992年)

沃勒斯坦在非洲的研究与经历使他意识到世界体系对国家、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影响。1974年《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的出版代表着沃勒斯坦从非洲问题研究转向了世界体系分析,随后他相继完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1980)和第三卷(1988)。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丛书中对世界体系的种类、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结构、发展过程、动力和前途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他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只能存在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也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运行。

在这一阶段,沃勒斯坦的社会科学研究吸收了多种理论和方法,其中包括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时间之矢理论。

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现代世界体系》的写作并没有按照当时社会学研究的标准,运用“比较组织分析法”进行研究,而是以时段为单位,研究某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和独特现象,即现代世界体系的分析方式^{[2]55}。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沃勒斯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他认为经济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潜在支配因素,赞

同马克思资本、劳动二分法的思想和整体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著名的“中心”与“边缘”理论。布迪厄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使沃勒斯坦开始注重时间和空间对社会结构以及对学者研究模式的影响,继而促使他运用普利高津的时间之矢概念阐述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并指出,来源于人类世界观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是我们认识整个世界的基础,是认识论的首要前提,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概念^{[3]21}。

在这些理论和概念的指引下,沃勒斯坦确立了多维度、多元化的动态时空社会科学观。他将自己定位为“从宏观层面看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反体系运动”的拥护,使他成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社会科学家。而《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也进入了西方大学生的必读书目。

(三) 完善阶段(1993年—2019年)

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世界社会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苏东巨变”意味着两极霸权体系的瓦解,全球形势和平与动荡并存,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层危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将世界体系理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进入21世纪后的整个世界面临着新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全世界在追求发展和全球化的同时陷入了各种危机之中,沃勒斯坦在文章“发展与全球化之后会怎样?”中揭露了当前国际社会的危机,希望人们可以正视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在满足当前需要的同时,思考世界体系未来的转变^{[4]1277}。

与此同时,依世界体系而发展的西方的传统社会科学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高等学校的急速发展带来了大学高中化和社会科学学科数量的大量增加,各种学科之间隔阂难以消除与不断出现的新兴学科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这一阶段,沃勒斯坦从历史社会现实出发,反思社会科学研究,将多年来的世界体系分析成果融入社会科学观,以重构社会科学和追寻社会科学中的公正与道德为学术宗旨,完善了他独特的社会科学观。遵循这一宗旨,1993年沃勒斯坦带领古德根委员会,着手重现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寻求社会科学变革和改建的可能性,随后,该委员会发表报告《开放社会科学》,厘清了社会科学的历史构建,指出了由“两种文化”造成的学术争论,提出了开放学科边界,建立“一体化学科”,重建社会科学的结论,并且为未来的社会科学

描绘了蓝图。2000年,沃勒斯坦在《英国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举办的社会学千年研讨会上提出打破学科间的隔阂,建立“历史社会科学”的愿望。2011年,沃勒斯坦完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四卷本——这部耗费30多年心血的著作,将世界体系分析和沃勒斯坦的社会科学观都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 沃勒斯坦社会科学观的主要观点

(一) 社会科学知识观

在重现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沃勒斯坦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整体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观。

1. 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现状

在牛顿理论模式和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下,近代自然科学革命以后的知识体系被分成了物理世界和社会、精神世界两个对立的部分,并逐渐发展为“两种文化”的认识论差别。随着注重实验性和客观性的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哲学逐渐变为神学的代替物。自然科学之于文科的优越性在19世纪初明确地表现出来,以至于当人们提到“科学”时便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而与此相对的知识由于缺乏确定性和客观性甚至得不到统一的名称,也无法形成统一的联盟。这时的科学家只想努力了解何为真,认为求真的意义更大,而把对善的追求抛给了哲学家,而事实上,真与善是统一的,因为真就是对善的选择,就是对最佳理性的可能性之选择。沃勒斯坦认为,“真与善之间的这种分离构成‘两种文化’的根本理由”^{[5]203}。进入19世纪后,“科学以其客观实在性,到处受到顶礼膜拜,而哲学则被推挤到大学系统中一个越来越小的角落”^{[6]12}。社会科学只被看作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新范畴”。随着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界的知识掌握,操纵有关人类世界知识的权利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而近代国家的发展正需要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国家决策的依据,与此同时,大学的复兴和改造也为知识体系的变革奠定了基础。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知识体系变革向学科化和专业化的转变,在知识制度化的过程中,一些学科在交叉融合中共同构成了分工健全、庞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些学科各立门户,非常注重本学科的独立性,试图明确界定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性。

然而,1945年后,随着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生产力进步和世界人口的猛增,以及大学在世界范围

内的急速增加,社会科学的制度化结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科学研究日益趋向于自然科学的客观、定量的研究方法。由于知识积累的不断扩大和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各种分支学科不断涌现,研究者们将自己划分为若干专门领域。社会科学不断被分隔,各种学科不断交叉、重叠,然而研究者却变得越来越孤立和故步自封。在沃勒斯坦看来,社会科学内部的隔阂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分野。

第一个层面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分野,人文学科中的描述性认识论强调普遍规律的有限性和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自然学科规范性的认识论又强调各种物质过程之间的相似性,走向普遍主义与决定论,社会科学被这两种相反的方法论撕裂,在沃勒斯坦看来,“两种文化”的分隔违反心理本质,大多数研究都无法割裂对真和善的追求。虽然对真的探索成为科学家坚持的主张,但事实上经验科学的道路并不如它自诩的那样民主,对真理的抉择权完全掌握在少数科学家群体手中。

第二个层面是各个学科之间的分野,各学科之间的分歧造成了社会科学内部时间和空间的分隔。学科社会建构之间的裂隙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障碍,虽然社会科学体系看起来是稳固的,但这些裂隙对社会科学结构的破坏远大于学者的想象。

2. 整体的社会科学知识观

研究领域的不断专门化并没有增长知识的总量,却将知识分割成零散的部分,而且这些不断以几何数增长的专业领域无不是各种已有学科的重新组合。这些乔装成“交叉学科”的专业领域在沃勒斯坦看来是社会科学效率低下的表现,因为在各种异质性中存在着无法掩盖的同质性。在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论存在着惊人的重复和重叠。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内部还存在着时空向度的分歧,表现为过去和现在的分歧;文明(西方)与野蛮的(非西方)的分歧;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分歧^{[7]839}。

因此沃勒斯坦主张消灭学科之间的分隔,建立整体的“一体化学科”。沃勒斯坦的这一理念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和费弗尔曾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内部各学科之间各自独立,互不往来的局面,因此需要拆除各个学科之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研究。

但是,沃勒斯坦不赞成“跨学科”和“多学科”概念,而主张建立一种统一的综合学科。他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的导言中特意强调读者要注意两

种概念的实质性差别。“跨学科”并没有削弱学科的组织,反而肯定了学科存在的前提,“所有的多学科最终都意味着现存的学科具有成套的明确而具体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人们想要的任何一种丰富多彩的愿景”^{[2]109}。跨学科的成立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学科间的重叠并不会导致学科边界的消解,吸收、采纳其他学科的概念与方法并不意味着学科间的融合,而只是设定了学科间的关联,无法消除学科间的重复和不合理性。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智慧可以被垄断,也没有什么知识属于特定专业的研究者。历史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都同样重要。因此,沃勒斯坦呼吁整体的社会科学和“一切知识的社会科学化”^{[5]207}。

(二) 社会科学方法观

面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内部的分隔,沃勒斯坦认为重建社会科学必须更新方法论范式,以世界体系分析为基础,建立历史社会科学。

1. 世界体系分析

作为“世界体系”分析的创始者,沃勒斯坦在《现实世界体系》四卷本中向读者展示了两个层面的世界体系,既实体层面和方法论层面的“世界体系”。实体层面的“世界体系”阐述了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本质,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弊端和不平等。而方法论层面的“世界体系”打破了传统社会科学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研究范式,创立了以世界为研究单位的整体性分析范式。沃勒斯坦认为,由于该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体系,那么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就变得毫无意义的。在他看来,当前的社会科学体系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中的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8]

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也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发源地在欧洲,它在资本积累最大化的动力驱使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中心——边缘——半边缘”的结构,如今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的,而依赖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历史性的,并且在“反体系运动”的作用下,这种动态结构会逐渐发生变化。通过对世界体系结构和反体系运动的动态分析,沃勒斯坦预示了历史资本主义的终结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

沃勒斯坦反对将他所做的研究称为“世界体系

理论”,而倾向于称之为世界体系分析,因为理论代表着一系列连贯、准确的观点,也意味着推论过程的结束。在世界体系分析中,沃勒斯坦批判性地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理性批判的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在“否思”的基础上建立了整体性、历史性、复杂性的“一体化科学研究”,消解了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藩篱。

2. 历史社会科学

任何事物和现实都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被讲述出来的真理在那一刻也已经变得不再真实,所以,只能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如果抛弃历史,我们将无法准确地分析和描述真实的世界。社会体系就是历史体系,任何层面的社会科学分析都无法将时间排除在研究之外。社会科学体系也在历史体系中产生,形成,日臻完善,并且随着时间的流转而不断变化着的。因此,对社会科学重建的工作必须以历史为指导,即“全部有用的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必须既是‘历史的’,又是‘社会科学的’”^{[2]102},这是社会科学重建的方法论核心,沃勒斯坦将其称为“历史社会科学”。

沃勒斯坦不仅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知识,还需要对历史体系的结构进行分析。通过对历史体系,这一自足、完整进程的分析,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了解每个历史体系的形成、运行、平衡和结束过程,对下一个历史体系进行分析和预测。由于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无法穷尽所有细节,所以就有必要选择分析单元,也就是在沃勒斯坦所说的历史体系框架内进行分析。在沃勒斯坦看来,时间和空间目前的用法无法理解历史社会系统的时空构造^{[9]1},在他看来,历史社会体系既包括一些长期的、大范围现实单元,还包括某些短暂的社会变革单元。这些单元都是历史性的,它们保持连续的发展,并且同时受到空间的制约。因此,需要以布罗代尔的时段为单位,同时结合空间概念进行研究,实现“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

(三) 社会科学价值观

1. 社会科学的否思价值

哲学家们对宗教神学和政治权威真理权威的质疑,使人们相信合理的普遍意见就是真理的源泉,科学家们主张只有通过实践证据证实的真理,才具有普遍的确定性和合法性。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自然科学几个世纪以来被人类赋予的唯一、最可靠、确定性的地位也受到了质疑。复杂科学对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牛顿经典力学的决定论、线性论提出了

挑战,认为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具有创造性和不稳定性。

为了追求知识的确切性,传统人文科学研究吸收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量化研究方法,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极力追求客观性,试图将主观意见完全排除在研究之外。然而人文科学对知识确定性的追求却被文化研究所打破。文化研究对人文科学领域的普遍论提出挑战,文化研究学者强调各种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特殊性,认为所有的社会现实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发展的,因而不具有普遍性。绝对中立、客观的社会科学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研究者都处于特定的历史社会中,因而各种前提性的主观“偏见”都会影响绝对的客观性。

虽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研究方法和对象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共同追求的确切性都受到了复杂学和文化研究的挑战。反观社会科学的发展,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9],同时,现在被视为普遍的观点通常属于统治阶级,它们通常是狭隘的,而且很值得怀疑。因此,沃勒斯坦建议社会科学研究者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的边界、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关系。在这个时刻,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的已不再是“重思”或“反思”社会科学,而是“否思”社会科学,也就是以知识的不确定性作为社会科学的起点,对社会科学中普遍且具支配力的研究范式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挑战,重建社会科学;同时,以知识的不确定性作为社会科学的终点,摆脱确定性和普遍价值的束缚,以否思的态度审视整个历史社会体系,发挥社会科学的批判价值。

2. 社会科学的道德追求

现代世界知识结构的重要特点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离,这一特点是西方知识体系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在其他的历史体系中,均未强调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根本差异。在此二元对立知识观的基础上,西方世界为其军事入侵和经济扩张确立了合法地位。两种文化的分隔是现代世界体系知识结构的特点之一,任何强调两种文化分隔的理念和主张都属于欧洲中心论的范畴。欧洲中心主义是历史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认为整个世界体系都处于欧洲的支配下,它是整个世界体系中诸多不平等和歧视的来源,而社会科学也因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5]¹⁸⁴。这里的“欧洲”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

欧洲中心主义是现代世界体系地缘文化的主要构成要素,同时,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因此不免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在认识论、方法论、推理和选题等方面都无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显然,现代知识体系是不公正的体系,这种偏狭的体系不仅不利于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还会抹杀其他国家地区的特殊性。正如沃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提到,“社会科学认定适用于全世界的原则实际上代表着人类中极少数人的观点”^[6]⁵⁴。因此,未来需要一个更加公正、多元的社会科学。这不仅能够有效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更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多元的世界。

三 沃勒斯坦社会科学观的启示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和他对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和内部分野的论述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其中赞成与批判共存。曾对沃勒斯坦的理论进行批评的斯考契波(Theda Skocpol)就说到,《现代世界体系》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引发立即套用这种理论的经验研究,而在于因它而起的理论争论与学术进展”^[10]¹⁰⁷⁵。我国学者邓正来也认为,沃勒斯坦关于社会科学论述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呈现出他的观点,更在于“它为促使更多具有高度批判力和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成为另一种社会科学知识的真正生产者提供了某种可能性”^[11]²⁹。此外,沃勒斯坦对社会科学体系、知识体系和学科结构的分析增强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批判力和反思意识,引领着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断地进行“否思”,他的社会科学观不仅涉及社会科学及其研究者的发展,更关涉着整个世界体系的发展和和谐,对社会科学研究和全球化发展都颇具价值和意义。

(一) 正视社会科学知识的动态建构

知识的不确定性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过去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当下的现实是转瞬即逝的,同时对未来的信念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沃勒斯坦指出我们认为的理性并不是普遍的理性,即使存在普遍真理,它们也是“复杂的、矛盾的和多元的”^[5]¹⁰⁷。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将不确定性纳入研究变量,接受历史社会体系的动态变化,努力建立更加真实、复杂、主观的研究路径。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并不是要完全放弃知识的确切性,一味追求特殊性,陷入相对主义,而是要实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走向“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社会科学的动态

变化和时间的不确定性让我们陷入尴尬的境地,面对这种情形,“如果我们把不确定性作为我们知识系统的基本建筑材料,我们或许还能构建对现实的理解”^{[2]2}。

(二) 更新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范式

面对社会科学的内部分野和发展困境,沃勒斯坦表达了重建社会科学的愿望,更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式。他从知识的不确定性出发,对现存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引领了社会科学的“否思”;他打破“两种文化”和欧洲中心主义造成的社会科学的内部分野,结合马克思主义整体论创造了“一体化学科”的整体社会科学;他将长时段理论和时间之矢理论引入社会科学,建立了“历史社会科学”为社会科学的重建和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动力。沃勒斯坦还提出在重建社会科学之前,还需要拒斥人与自然的本体论区别,拒绝国家的边界和国家作为社会行动分析的唯一单位,接受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无限张力,寻求真正合乎情理的客观性。

(三) 重塑高等教育学术体系

社会科学的绝大部分都处于世界大学体制这个现代世界大框架中,因此,沃勒斯坦认为,必须在现代世界整体知识结构和世界大学体制结构的框架中讨论现代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正处于现存学科结构混乱,学科间斗争激烈,学科结构分崩离析的时刻。沃勒斯坦希望通过高等教育的改革,从学术上澄清社会科学的作用,重建社会科学。他建议:首先,集合高等教育研究团队和各类社会研究机构人员,围绕某些重要主题进行共同研究,团队的组建要注意学科、地区、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其次,在高等学校内部制定整合性的研究计划,这类研究计划需要具有特定的学术目标,跨越传统高等教育内部的界限,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充足的资金保障。再次,高等学校内部实行联合聘用教授的办法,这些教授在几个不同学科都享有充分的权利,可以参加多个学科的课程教授和学术讨论。最后,联合培养研究生,就像联合聘用的教授们一样,研究生们不限于某个专业的研究工作。关于大学的未来,沃勒斯坦指出大学还将存在,但是它作为现代世界唯一生产和再生产知识机构的角色将会改变,它需要和各种科研机构和社会机构共享知识和社会资源。

(四) 秉持研究者的责任自觉

当前的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是混沌的,我们正处在知识结构的分叉点,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割裂、

两种文化分化的概念正在受到猛烈的抨击。在沃勒斯坦看来,要重建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专业能力和外语水平,还需要更新方法论范式,树立新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更需要具有道德判断和政治责任感。

沃勒斯坦认为复杂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多名研究者运用多种技巧才能完成,不同成员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社会知识也对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因此,沃勒斯坦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要以学习为目的,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学者进行交流。要实现这种交流的有效性,确保他们真正理解了所得到的知识,“所有社会科学家必须能够阅读5—7种语言的学术著作”^{[2]103}。

由于家庭的影响,沃勒斯坦对世界事务的关注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他期待一个“较平等较自由的世界”,希望通过社会科学知识为深受压迫的人们寻求平等和自由权利。在沃勒斯坦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不仅仅是研究知识,更重要的是建设更加公平、平等的世界,这不仅是道德目标,更是一种政治目标,政治和道德判断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新的方法论范式下,整体性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重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并将其置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将所有区域、种族和阶级纳入同一种批判性的分析范畴,否定现代与前现代、进步与落后、国家与社会区分的分析方式。

(五) 辩证对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随着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化全球化也成为该进程中的一部分,欧洲中心主义以全球化的形式继续推行所谓的“普遍真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异质性被文化全球化所掩盖。对此,沃勒斯坦反对绝对全球文化的可取性及可能性,认为普遍真理实际上体现的是世界体系中拥有权力的某些群体的意识形态。而关于全球文化的问题实质上是全球性与地方性、“普适论”与“特殊论”之间的矛盾^{[2]92}。所有的“普适论”都离不开特定的条件,而任何特殊性也无法超越普适论的范畴。同时,所有的“普适论”都是在历史社会体系中形成的,会随着社会历史体系的发展、分歧、消亡而不断变化。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辩证地看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社会生活不仅具有全球性,还具有地方性,不仅具有历史性,还具有体系性。所以,我们需要接纳多元文化,只有更加多元的文化才能创造更加民主的世界^{[12]1280}。

【参 考 文 献】

- [1] GEORGE L. World 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J].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2006, 5(1): 98 - 100.
- [2] 沃勒斯坦. 知识的不确定性 [M]. 王昺,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 [3] 辛宇. 沃勒斯坦理论中的时空观念研究 [D].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2: 21.
- [4] WALLERSTEIN I. After developmentalism and globalization, what? [J]. Social forces, 2005, 83(3): 1263 - 1278.
- [5] 沃勒斯坦. 所知世界的终结 [M]. 冯炳昆,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6] 沃勒斯坦. 开放社会科学: 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 [M]. 刘锋,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7] WALLERSTEIN I. What are we bounding and whom when are we bound social research [J]. Social research, 1995, 62(4): 839 - 856.
- [8]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第1卷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11.
- [9] 沃勒斯坦. 反思社会科学: 19世纪范式的局限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10] SKOCPOL T. 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2(5): 1075 - 1090.
- [11] 邓正来. 反思社会科学: 学科的迷思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1999(3): 22 - 29.
- [12] SMITH J. Response to Wallerstein: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society in a world system [J]. Social forces, 2005, 83(3): 1279 - 1285.

On Wallerstein's View of Social Sciences

HOU Huai - yin^{1 2}, ZHANG Zhuo - yuan²

(1. Faculty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2. Instit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Wallerstein's view of social science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formation,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After representing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status quo of knowledge system, Wallerstein expressed his desire to rebuild social sciences and establish an integral view of knowledge of social sciences. Supported by the methodology of world - system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s, he regarded "un - thinking" criticism and moral choice as the value pursuit of social sciences. Wallerstein's view of social sciences has aroused controversy and reflection within social sciences. It inspires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ers to face up to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ciences knowledge, update the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s, reconstruct the academic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uphold the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of researchers and treat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 dialectically.

Key words: Wallerstein; view of social sciences; the modern world - system

(责任编辑 魏屹东)